

“精准走刀”13年零失误

——记宝武重工中钢邢机轧辊加工技师张行朝

□张犀 谭亮



近日，2023年第三季度“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暨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在河北省沧州市举办。河北省共有9人上榜，其中，宝武重工中钢邢机轧辊加工技师张行朝凭借“精准走刀写匠心13年零失误”，入选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

基本技能，只跟班学习了7个月，就开始“单兵作战”。

轧辊是轧机上最重要的部件，钢材薄厚、成型都要靠轧辊来实现。一根用来加工轧辊的精钢毛坯重十来吨，价值达十几万甚至数十万元。“加工时只要出一点差错，整根轧辊就会报废，造成非常大的损失。”为此，张行朝对自己严格要求，涉及轧辊加工的每一个环节，尤其是数据测量的每一步，他都精雕细琢，变单次确认为双重核对，通过借助不同测量工具间的互检，实现“零误差”。2010年至2023年间，张行朝做出的产品连续13年保持一级品率100%。在张行朝看来，每一根轧辊都是有生命的，它们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需要“疼爱”，需要用极致的细心来“呵护”。

专业专注 独创工作法

为了使加工者在操作过程中形成程序化操作动作，确保出品的一致性与稳定性，2016年2月，作为精车班长的张行朝开始有意识地总结经验，以标准化和过程管控为目标，制定出清晰的质量控制要求和管理标准，并采用“鱼骨图”分析法，将精车加工质量管控过程细分为23个加工质量控制节点，归类形成“一准备、二确认、三校核、四一致、五必须”的“五步工作法”。制定完成后，张行朝率先在所在班组进行推广。在他的带动下，连续几年，班组成员操作实现“零失误”、一次交检合格率达99.3%、一级品率达100%。目前，“五步工作法”已在中钢邢机全面推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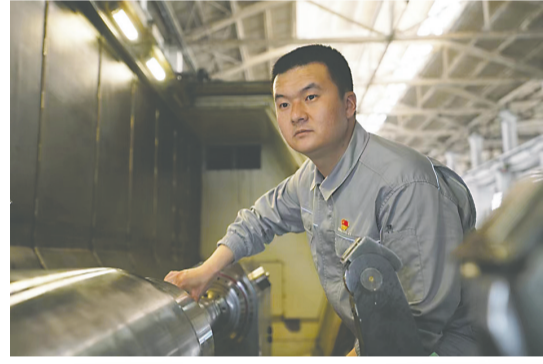
2023年，张行朝紧盯建设世界一流专业领军示范企业目标，主动承担了企业多项重点产品的加工任务，创出多项操作方法，填补了国内空白。他牵头完成燃机转子产品的精加工任务，工效提高2倍，解决了现场生产瓶颈，实现了全工序全流

程一体化加工；创新采用“量块辅助加工测量法”，成功攻克宝武某型号冷轧辊高精度特孔加工难题，弥补了传统检测器具测量能力的不足，满足了“特殊需求、特殊工艺技术、特殊标准”高端精品轧辊加工要求。

倾情倾力 追求革新无止境

2019年，张行朝创新工作室成立。4年来，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一批又一批青年员工迅速成长。在他的带动下，车间涌现出多名公司劳动模范和优秀岗位能手，成为生产一线的骨干力量。围绕质量、工效提升，他先后承担了多项重点产品的加工，探索出多项加工制造方法，自行设计多个专用工卡刀具。作为创新工作室的带头人，他还对数控机床的功能进一步开发，并参与企业数控车床全程序一键式加工课题攻关工作，取得相关创新成果50余项。

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在精雕细琢的创新之路上，张行朝永不停歇。“精车加工产品，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将不断学习、不断探索、不断钻研，努力把每一项技术、每一个产品做到极致。”张行朝说。



钢虹桥畔歌飞扬

□孙敬

夕阳西下，时针指向19时30分，每当此时，太原尖草坪钢虹桥畔便会有歌声响起。在手风琴、笛子等乐器伴奏下，悠扬的歌声回荡在空中。人们渐渐聚拢过来，唱歌的人群队伍逐步壮大。这一抹时光，温暖且动人。



人群中，贺巧兰正指挥大家演唱。在她充满激情、铿锵有力的指挥动作中，人们根本想不到她是一个已经70岁的古稀老人。贺巧兰多年来一直担任太钢老年大学尖北合唱团的指挥。一天，她的好朋友——尖北合唱团成员、太钢退休职工刘萍乡告诉她，“钢虹桥那儿有几个老同志在演奏乐器，咱们去看看。”

当贺巧兰和刘萍乡一出现在钢虹桥畔的人群中，正在演奏的退休职工高天祥立即认出了她们，盛情邀请贺巧兰为大家指挥演唱。有了两个骨干力量的加入，现场的气氛更加活跃起来，人们唱歌的劲头更足了。高天祥爱好手风琴演奏很多年，退休后，他和几个老伙

伴经常聚在一起吹拉弹唱，但是长期以来始终没有固定的场所。那天，高天祥遛弯时发现，钢虹桥北侧的凉亭是个好地方，四周远离居民区，过往车辆不多，还有一些座位可供坐下演奏。从那以后，几个老伙伴就把这里当成了根据地。渐渐地，他们一演奏，就有人围上来跟唱。一段时间下来，尖草坪附近的人们，尤其是退休的老人们都知道了这里，来唱歌的人越来越多。

现在，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合唱团——虹桥合唱团，成员有160余人。前段时间，合唱团又组织大家大展歌喉，歌唱祖国、歌唱党、歌唱时代、歌唱钢铁工人幸福的晚年生活。听，又有歌声从钢虹桥畔传来，“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摄影：李俊杰

最美“宝武蓝”

□柏超翔

作为宝武资源马钢矿业张庄矿的员工，我们一直努力奋斗，誓把矿山建设成为美丽和谐的家园。无论在井下还是选矿厂，都可以看见我们身着工装忙碌的身影。

或许有人说，矿山人工装“土”，那是他不懂简单朴素的工装，最能衬托出劳动的绚丽色彩；有人说，工装太刻板，那是他没见过身着工装的劳动者，站在那里就自成一道的风景。虽然没有华丽的独特设计，也没有修身的精工剪裁，更体现不出曼妙的身姿，但是当穿上工装，我们就精神抖擞。现如今，工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安全性、舒适性大大提高，面貌焕然一新。新工装不仅增加了口袋数量，满足大家随身携带物品的需求；还加宽了反光条，确保在光线不足的环境中更易辨识，安全系数进一步提高。现在，我们不仅没有因为穿工

装而颜值下降，反而把工装穿出了别样的美丽帅气。

工装代表的是一种文化，传播的是劳动者的形象，让我们更加职业、专业。每一个身穿工装的身影、每一次精益求精的努力，背后都是责任、勇敢、奋斗。在我们心里，最美的衣服永远是一身“宝武蓝”工装。

一些来矿办事的人，常常会看到你们企业员工的统一着装，我们看到了一个现代化矿山的勃勃生机，看到了新时代矿工的精气神，感受到了企业的规范管理和企业发展的向阳之光。我想说，工装不单是一件衣服，更是一种责任和使命。穿上它，就要牢记自己的职责，履行对企业的承诺。每个人都有脱下工装的一天，但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坦然说出“无愧于企业，不负于工装”这就足矣。

长江边

□吴洪生

家离长江边不远，我最喜欢骑车到宝山的江边散步，沐浴凉凉江风。

江堤上有几十个精心制作的铭牌，记载了宝山的历史大事和著名人物。既有大中华纱厂、大中华造纸厂、上海第一钢铁厂、上海第五钢铁厂、宝钢等近现代企业的创建，又有吴淞铁路、吴淞大桥、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等交通设施的创建，还有复旦大学前身“复旦公学”、上海第一医学院前身“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等各类学校在吴淞的创办。既有林则徐、张謇、陶行知等曾在宝山活动的名人，也有袁希涛、潘光旦、陈伯吹等出生在宝山的名人。

忽然听到一曲激昂昂扬的萨克斯管乐声，原来有人在江边吹奏，乐曲正是优美动听、耳熟能详的《长江之歌》。远处的快艇急驰而过，溅起的江涛打着拍子，我和着乐曲高歌，真是痛快极了。

说起来，我跟长江真的很有缘：在长江中游的武汉，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在长江上游的攀枝花和重庆，度过了青年时代；青年以后，就在长江下游的上海度过了。我小时候家在武汉，喝着长江的水长大。夏天的傍晚看着远处的斜阳，听着过往船只的汽笛声，吹着凉爽的江风，关注着一天天涨高的江水，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1968年，我来到攀枝花，参加三线建设。攀枝花横卧在长江上游的金沙江，江水从雪山走来，奔腾汹涌，一泻千里。1978年，我考上了重庆的一所大学。重庆也位于长江的上游，江水没有攀枝花的湍急，没有武汉的平坦宽阔，它展现的是长江另一面的野性美、力量美。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上海。上海位于长江下游，是长江的人海口，江面很宽，江水浩浩荡荡，经常可以看到百舸争流的场面，这也是我长江缘的最后一站。

我的长江边生活经历，一位朋友点评道：生于斯、长于斯，饮长江水、啖长江鱼，既逆流而上，又顺流而下，走走停停，向海而行。这番点评，真的是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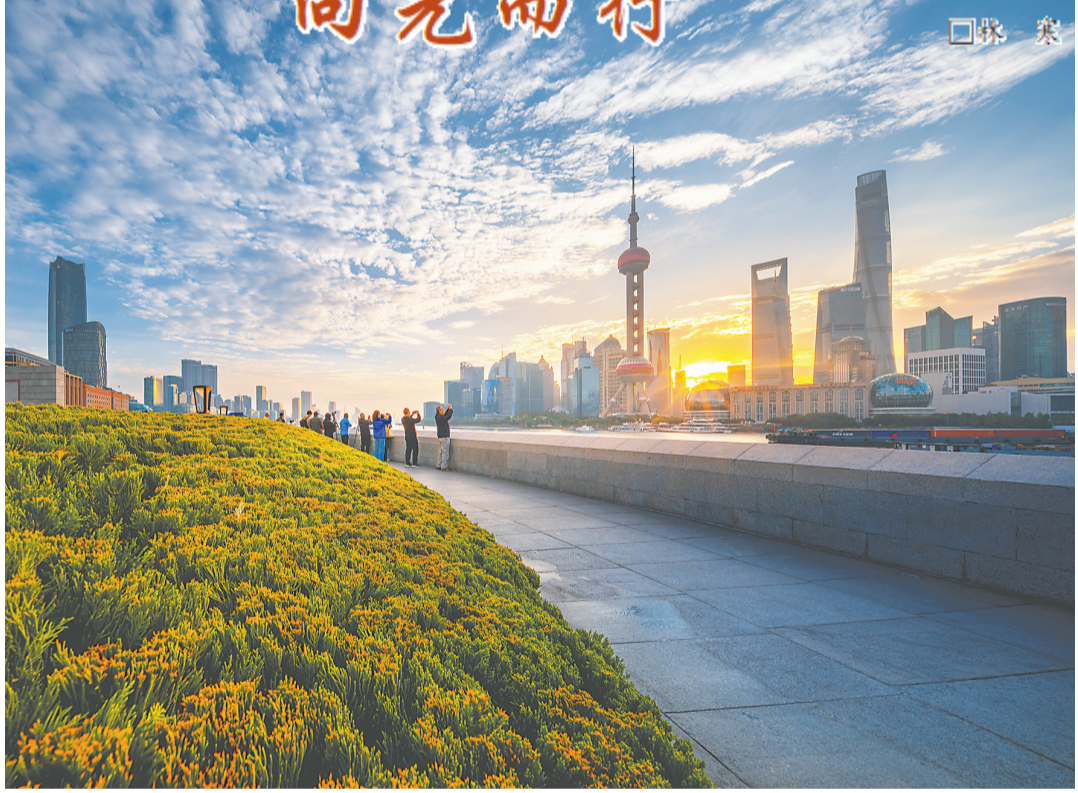


油画

吴鑫

向光而行

□张爽



青花瓷公园里毽球翻飞

□康怡

近日，新钢青花瓷公园迎来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平均年龄超过50岁，基本来自新钢退休职工，是活跃在新钢社区的一支老年毽球队。他们丰富多彩的退休生活，曾引起中央广播电视台的关注。

经过多年的发展，新钢老年毽球队从最初的四五十人扩充到现在的上百人。比赛成绩也逐年攀升，从市级比赛到省级比赛，成绩渐渐崭露头角。今年5月，毽球队参加江西省第三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获得毽球男子三人赛第一名、女子三人赛第二名的好成绩。

此次来到青花瓷公园，毽球队队员各个笑逐颜开。他们纷纷拿起手机，在湖边的“网红”打卡地取景拍摄。前有湖水、后有远山，在夕阳的映衬下，青花瓷公园绿草茵茵、水雾升腾。不一会儿，小小毽球上下翻飞，在网前划出一道道漂亮的弧线，时而后场扣杀、时而前场轻吊，对阵双方你踢我接，令人目不暇接。

罗阿姨表示，“自从退休后就没有机会再回到新钢，听说要来新钢踢毽球后我兴奋了好几天。回去后我一定要和队员介绍一下我们新钢的厂区变化。”张阿姨也同样欣喜不已，拉着姐妹为她拍了好几张照片，“印象中厂区两边的花草树叶都是灰褐



色的，这次回到新钢真的让我感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厂区像我们居住的小区花园般敞亮。”

正在打卡拍照的江阿姨不时眺望远方，看着经过美化亮化的青花瓷冷却塔、七羽指月、烟囱温度计，想起了曾经在高炉上班的日子，“我在小视频上看到这些‘网红’点很多次了，今天第一次实地观赏真的完全不一样。现在在厂区上班的年轻人真有福气，每天都能看到这些赏心悦目的景色。”

“我们原来就在老渣山上班，现在这里都成公园了。”退休前在原铝业公司上班的几位阿姨凑上来，言语中透露着藏不住的骄傲与自豪，“看得出公司花费了很多心血，美化环境搞环保，还是我们新钢有办法！”

玫瑰红毛衣

□苏忠能

最近，年过古稀的老伴在家忙着拆毛线、织毛衣。我表示不理解，现在家里羊毛衫、羊绒衫多的是，何苦自己动手？妻子笑着说，这毛线常翻新，我喜欢穿。望着妻子手中玫瑰红的毛线，我思绪万千。

上世纪70年代初，我与妻子确定恋爱关系后，按照家乡传统习俗，需要送点彩礼。当时我在海军通信学院学习，在学院的军人服务社挑选玫瑰红毛线。阿姨热情地对我说，定亲毛线要买二斤，成双成对啊！可当时一斤毛线18元，我身上只有30元，只能买得起一斤半毛线。就这样，我把一斤半毛线邮寄回家，作为定亲彩礼。

四年后，我们结婚那天，妻子身上的玫瑰红毛衣绚丽夺目。一年后，我们有了一个宝贝女儿。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毛线是贵重物品。看着女儿一天天长大，妻子便把那件毛衣拆

了，给女儿织了一套毛衣毛裤。岁月如梭，本世纪初，妻子单位组织捐衣活动，她在收拾家里旧衣物时，发现了女儿小时候的那套毛衣毛裤。她如获至宝，将其他旧衣服全捐了，唯独留下了这套毛衣毛裤。几天后，她将毛衣毛裤拆了后清洗晒干，又开始织起了毛衣。她一边织一边念叨，以前买的毛线质量就是好，不褪色不掉绒。我听到后忙问，这次又是给谁织毛衣？妻子爽朗地回答，物归原主啊！在后来的几年里，单位组织活动或者出去旅游时，妻子总爱穿上那件玫瑰红毛衣。

转眼间，我俩已退休十多年，妻子身体有点发福，以前的衣服都偏小了，那件毛衣当然也不例外。于是，她又将毛衣拆了，改成一件马甲。我感慨道，当年如果买得起二斤毛线该多好，现在就可以织成一件完整的毛衣。真是：风雨同舟五十载，毛线情缘伴精彩。